

摘要

明成祖永樂時期（1403-1424）宮廷的藏傳佛教藝術是明代藝術發展中，極為特殊的一個環節，尤其是大量且精緻的金銅造像，是明代宮廷藏傳佛教藝術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本論文將以永樂造像為研究核心，探討此一時期隨著漢藏兩地的交流，藏傳佛教藝術如何影響永樂造像。

相比太祖時期漢藏交流多侷限在政治的層面，成祖時期不僅延續原有的「封貢制度」，且加大對於藏僧的封賞，並迎請藏中高僧得銀協巴、昆澤思巴與釋迦也失入京，強化明廷和西藏的宗教交流。另外，從許多成祖撰寫的密教經典御製序文與其屢次接受西藏上師的灌頂儀式，顯示成祖對於這些藏密經咒的熟稔和修習藏密的熱誠，也表明成祖對於藏傳佛教的信仰，是驅使永樂時期與西藏之間交流的重要動力。包含永樂造像在內的宮廷藏傳佛教藝術，是此一背景下的產物。

永樂造像的風格，諸如面相、身軀結構比例、飾物的設計等等，都與十二到十四世紀的藏中風格相關。而其獨特的瓔珞樣式與多元的題材表現，是元代漢地藏式佛教造像所不見的元素，反映出永樂造像與受到藏傳佛教藝術影響的元代漢藏造像的發展脈絡應有所區別，永樂造像應受到藏中地區的佛教藝術影響。另外，永樂造像多尊的圖像特徵與大寶法王得銀協巴傳授的《諸佛世尊妙相番號名號》所繪製的圖像插圖吻合，更進一步說明了藏中法王與永樂造像的關聯性，顯示出大寶法王一系的藏僧在永樂造像的製作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根據史料的記錄，主要活動在西藏中部的三大法王，曾多次遣使入貢佛像，也都說明西藏中部的造像應與永樂造像有著直接的關係。

綜上所述，永樂時期和藏中地區頻繁的宗教、文化交流，是永樂宮廷藏傳佛教藝術建立的基礎，三大法王和許多藏僧進京，他們或入貢佛像，或督導永樂宮廷藏傳佛教藝術的製作，對永樂宮廷藏傳佛教藝術影響甚鉅。現存鑄造精美、工藝技巧純熟、題材豐富、數量可觀的永樂造像，不但是明代宮廷藏傳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也是永樂時期中土和西藏文化交流的結晶。